



金玉奴

京 劇

荀慧生 改編

PDG

人 物

二 杆	三 杆	众小杆	莫 稽	金玉奴
金 松	报 录	書 吏	四衙役	船 夫
林 潤	林夫人	院 公	众丫环	國軍士
甌一臣				

第 一 坊

二杆同小杆甲、乙、丙上。

二 杆 (数板) 每天为了混两飽，
反正总得出去嚟，
挨門挨戶一劲儿敲，
直想进去自己找。
誰想惹了隣門驕，
又扯褲子又扯袄，
只好跟他去摔交，
可怜两腿和两脚，
闊人专养狗来把穷人咬，
那管穷人吃不飽。

三杆上。

三 杆 (接数) 为求肚皮飽，
豪門把飯討。

哟，咱们怎么都见着了！哟，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二 杆 哥哥，你甭提了！今儿个要了一天也没人给。走到一个大宅门儿，我刚一张咀要，好！就出来一只又肥又大的大黄狗，咬了我一口。

三 杆 你怎么不留点神呐！你不知道财主家养狗就为看门咬穷人吗，这真是有饭养狗不给穷人吃。我到有个主意，咱们还去金松大哥那儿找落儿去吧。

二 杆 想咱们这一拨要饭的，自从金松大哥当了头儿真是处处照顾咱们，咱们可就吃了饱饭了。

三 杆 嘿，金大哥真不错，大家有个要不着的时候，到他那儿别管杂合菜吧、稀粥烂饭吧，准叫你吃饱了出来。

二 杆 不但金大哥不错，就是他那姑娘玉奴，你别看她生在要饭的家里，头是头脚是脚，大哥不在家刷锅洗碗家务事都是她。这个姑娘待人还厚道呢，咀也甜，多会儿见着总是叔叔长大爷短的，有规矩极了！真比那好吃懒做的大宅门的姑娘强的多了，真是家贫出孝子呀！

三 杆 咳！你还提出孝子哪，金大哥哪儿有儿子呀？他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将来要是一出门子又有谁照顾他呀！

二 杆 说的就是哪！

三 杆 你看今儿个天阴的这么沉，这么大的雪，金松大哥又给大宅门照应喜事去了，将来他要是走不动

爬不动，那还不是咱们哥儿几个的责任吗？

二 杆 对了，不放心！一块儿去看看他吧。

甲
小杆乙 丙 好吧，咱们一块儿走。

二 杆 走着，走着。

同下。

第 二 坊

莫 稽 （内声）好冷呐！（上，唱南梆子）

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

肚内飢身寒冷乞讨街头。

天哪！大雪漫头，寒风刺骨，飢腸碌碌，气息奄奄！

哎呀，眼见得就要冻餓而死了哇！（接唱）

可惜我滿腹中文章錦綉，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哎呀！（唱散板哭头）

一霎时腹内痛难以行走！（双袖抱肩）

穷秀才只落得倒臥街头！（揚袖捂头起“扫头”倒臥。）

金玉奴 （内声）啊哈！（上，念）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貧家，

綠窗人寂靜，空負貌如花。（归座）

我金玉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一个杆儿上的，就是
花子头儿。清早起来给人家照看喜事去啦，天到这

般时候，还不見他老人家回来。方才听得門外扑通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不免去到門外望看便了！（唱西皮原板）

人生在天地間原有俊丑，

富与貴貧和賤何必忧愁。

老爹爹为衣食东奔西走，

雪地里步难行叫我担忧。（出門見大雪纷飞畏

寒縮身却步捂耳，取手帕揮兩肩及胸部飞雪）

哟，好大的雪呀！怎么他还回来呢？（在門前张望，走向上場門，再走向下場門，无意中足部碰到臥倒的莫稽）哟，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倒臥呀！

莫 稽 哼哼哼！

金玉奴 哟，还有点气儿哪。我說嗜你醒一醒！

莫 稽 （甦醒）哦，原来是位小姑娘。

金玉奴 是我呀，你是作什么的？

莫 稽 我乃是飢寒人呐。

金玉奴 噢，你是个要飯的！为什么躺在我們家門口呐？

莫 稽 哎，天降大雪，身上寒冷，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故而倒臥你家門首。

金玉奴 怎么着，你有两三餐未曾用飯啦，哎哟怪可怜
的！我們家里有的是豆汁，給你一碗充充飢你看
不好哇？

莫 稽 如此，多謝小姑娘。

金玉奴 外头风大，你可得到院里去。

莫 稽 多謝小姑娘。（站立不起，兩足疼痛難行）咳！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金玉奴 你走不動啊，難道說我還揹着你不成嗎！

莫 稽 如此，我就爬了進去吧。

金玉奴 對啦，你爬進來吧。

莫 稽 （爬進門）爬進來了。

金玉奴 你這等着。（唱西皮搖板）

誰憐你飢寒人風塵已久，

窮人中才真有漂母一流。

你等着。（下。）

莫 稽 咳！（唱西皮搖板）

今日里受飢寒姑娘相救，

也是我命不絕天賜糜粥。

金 松 （內聲）啊哈！（上，唱西皮搖板）

每日里吃的是殘茶剩酒，

替人家守門戶倒也風流。

做丐頭眾弟兄舉我為首，

回家來坐草堂無憂無愁。

嘿！嘿！

莫 稽 原來是位老丈。

金 松 老眼？先甭提老眼，咱們先說新眼！你是幹什麼的？

莫 稽 我乃是飢寒人吶。

金 松 噢飢寒人？是個要飯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

干什么的？

莫 稽 請問老丈你是做什么的？

金 松 我是花子头儿，专管这要飯的，你要飯也有要飯的規矩，不在門口要，你怎么跑到我們的院子里来要啦？

莫 稽 啊老丈，不是我要进来的。

金 松 不是你进来的，哪一位拿紅白帖把尊駕您給請来的。

莫 稽 有位小姑娘叫我进来的。

金 松 什么？哪儿的这么位小姑娘啊？

莫 稽 里面那位小姑娘，她叫我进来的呀。

金 松 哇！哇！再給你个哇！我們姑娘叫你进来？好我把她叫来問問，要真是她叫你进来还則罢了，要不是她叫你进来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莫 稽 老丈你去問問。

金 松 那是我得問。玉奴丫头，你給我走出来吧！

金玉奴 （內白）来了。（上，唱西皮散板）

听呼唤不由我双眉喜透，

声如吼怒不休是何緣由？

走向前施一礼爹爹好否——

金 松 你这叫什么回事哟？你气死我嘍！（接唱）

你叫我大杆头脸面全丢。

金玉奴 爹呀，您回来啦。

金 松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我的家么我不回来，我又得儿回来啦！

金玉奴 爹呀，您跟誰生这么大的气呀？

金 松 我跟你，我跟你，我簡直地就跟得你！

金玉奴 您跟我生气，难道說我还有什么不好嗎？

金 松 咳，孩子！自从你母亲去世，我打这么点拉扯你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呀！实指望你长大成人，給你嫁夫找主，怎么我这会儿不在家，你怎么把个卖零碎綢子的叫到家里来啦？要是教街坊四邻看見，好說不好听的，再說也觀之不雅呀！我是你爸爸，教我說你什么呀！

金玉奴 我道为了什么，原来就为的是他呀？

金 松 不为他还为的是我嗎。

金玉奴 您別生气，听我慢慢地跟您說。

金 松 說你的吧。

金玉奴 清晨起来您老人家給人家照应喜事去啦。

金 松 那是咱們爷們的差事呀。

金玉奴 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您老人家回来。

金 松 我的事情忙。

金玉奴 是我放心不下，到門口望看您去啦。

金 松 那是你一点孝心。

金玉奴 沒想到偏偏我就遇到他啦。

金 松 他便怎么样？

金玉奴 他躺在咱們門口，哪有見死不救的呢，咱們爷俩都是热心腸的人。

金 松 管閑事也得問清楚了哇。

金玉奴 是我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是飢寒人。

金 松 哦，要飯的。

金玉奴 他說倒有兩三餐未曾用飯。

金 松 那便怎么样哪！

金玉奴 我想咱們家有的是現成豆汁，給他一碗半碗，叫他充充飢解解餓，常言說的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您回的家來不問青紅皂白，跟女兒我生这么大的气，您至于嗎，我說爹呀，您至于嗎！

（哭，撫金松胸使他消气。）

金 松 （笑）这么一說我錯怪了你啦，（对莫稽）在院里喝多冷呀，你干脆进屋里头來喝吧。

金玉奴 爹呀，刚才我們叫他进院您还生气呢，这么一会儿，您又把人家讓进屋去了。

金 松 咱們爷俩不都是热心腸儿的人嗎，我也見不得这个。（对莫稽）上屋來吧。

莫 稽 登堂入室了。

金 松 （对金玉奴）我問你豆汁端來沒有？

金玉奴 端来啦。（看）可是凉啦。

莫 稽 啊，老丈，凉的我也将就了。

金 松 真是餓急了。

金玉奴 我再給他端点热的去吧。（看金松。）

金 松 你去吧。（金玉奴回身取热豆汁遞給金松）热的來了！（倒在莫稽所持之碗內）燙！

莫 稽 喂呀！（张口以手搦舌。）

金 松 怎么啦。

莫 稽 烫了我的舌头了。

金 松 你咀也太急了。

莫 稽 (吃完) 哈哈，哈哈，啊哈哈！(笑。)

金 松 吃饱了喝足了，跟我这儿打哈哈来啦，留神我的碗吧。

莫 稽 (唱西皮散板)

一霎时腹内饱精神抖擞，

这才是热心肠侠义一流，

走向前施一礼多谢搭救。

金 松 我揍你。

金玉奴 爹呀，您为什么打人家。

金 松 刚才他管我叫老丈，这么会儿他吃饱了喝足了，又管我叫大舅，合着净讨我的便宜！

金玉奴 是嘛。我问问他去。(转身向莫稽) 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

莫 稽 怎么啊？

金玉奴 怎么吃饱了喝足了，管我爹叫大舅哇？

莫 稽 哦哦不是啊，老丈听错了，我说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大舅。

金玉奴 噢搭救……(转身向金松) 爹呀，你听错了。

金 松 怎么办呢？

金玉奴 人家说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大舅。

金 松 哦，搭救大舅，搭大舅音同字不同，我错怪了

您啦，你倒是說你的。

莫 稽 豈敢。（接唱）

救我命如再造感德不休。

金 松 你吃飽了吧？

莫 稽 吃飽了。

金 松 喝足了吧？

莫 稽 喝足了。

金 松 身上暖和了沒有？

莫 稽 身上也暖和了。

金 松 你給我請出。

莫 稽 老丈你叫我走哇？

金 松 不叫你走，還叫我走嗎？

莫 稽 好，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金玉奴 我說咳，你回來！

莫 稽 唔，我回來了。

金 松 人家走的好好的，你叫他回來干什么？

金玉奴 我還有話問他哪。

金 松 好！那你跟他說吧。

金玉奴 我說你吃飽了嗎？

莫 稽 吃飽了。

金玉奴 喝足了嗎？

莫 稽 喝足了。

金玉奴 你这个人好不通情理，吃飽了喝足了連一個謝字不答，難道說你就走嗎？

莫 稽 方才謝过老丈了。

金 松 对了，他謝过我。

金玉奴 你謝过他啦，你再謝謝我，你看使得使不得呢。

金 松 姑奶奶挑了眼啦，你再謝謝我們小姑娘。

莫 稽 如此，多謝小姑娘。

金玉奴 罢了，呀！（唱散板）

看此人眉宇間一派清秀，
不象是久貧人淪落街頭，
招贅他做儿婿金門有后，
又恐怕父不允難結鸞儷。

噯！（接唱）

女儿家終久是外姓所有，
終身事遂心愿又何必含羞。（拉金松袖）

爹呀，您这儿来。我看他不象久貧之人，为何落在乞討之中呢？……

金 松 管他呢，叫他走得了。

金玉奴 您去問問去。

金 松 麻煩劲的。（向莫稽）我們姑娘說了，看你不象久貧之人，怎么落在乞討之中呢？

莫 稽 实不瞞老丈，（向金松揖）小姑娘——（向金玉奴揖。）

金 松 你离远着点。

莫 稽 小生乃本城贅門秀才哟。

金 松 （驚訝拉金玉奴）姑娘呀，人家还是个秀才哪！

金玉奴 他是个秀才，可是跟咱們家門不當戶不對……

金 松 哎，人家是念書的人，咱們是要飯的，這說的着嗎。

金玉奴 要是他這麼流落街頭，也怪可憐的呀。

金 松 你管他可憐不可憐哪。（向莫稽）你既然是一個秀才，教教書也能吃飯呀，怎麼你落在乞討之中啊？

莫 稽 只因父母雙亡，家業凋零，疎親少友，又無館地，只落得乞討之中，天降大雪倒有兩三餐未曾用飯，不是小姑娘豆汁搭救，我命休矣！

金玉奴同情落淚。

金 松 你哭什麼？

金玉奴 爹呀，聽他說的怪可憐的，咱們家有的是雜合菜，給他一碗半碗您看好不好哇？

金 松 那雜合菜，我還留着湊酒哪。

金玉奴 瞧您這個貧勁！好的我都給您留着哪。

金 松 這是你的孝心，可是我問問你，他把豆汁是喝啦，肚子也不餓啦，身上也不冷啦，這不就得了嗎。

金玉奴 可是他淨喝豆汁啦，呆一會不是又餓啦嗎。

金 松 他跟咱們既不沾親又不帶故，也不是我的兒子，我還能管他一輩子嗎。

金玉奴 您真管他一輩子，他不就成了您的兒子了嗎。

……

金 松 我沒聽說過，一碗雜合菜就給人當兒子的？

金玉奴 什麼兒子不兒子的，我想他是一個念書人，日後還

能沒有出头的日子嗎，救人救到底，他要是不離開您，那不跟一家人一樣嗎。

金松 你這麼說那不成了我的……你真是人大心大呀，好啦……你趕快端雜合菜去吧！

金玉奴 嘿，我給你熱雜合菜去，你別走，你可別走哇！（下。）

莫稽 我是不走的，我是不走的了嘍。

金松 你是吃定了，你是吃定了我了嘍！取笑了。請坐。

莫稽 告座。

金松 請問相公尊姓大名？

莫稽 小生姓莫名稽。

金松 原來是莫稽相公失敬了。

莫稽 閣坐。

金松 嘿，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和氣呀！我問完了你，你倒是問問我呀？

莫稽 不是老丈提起我，倒把你耽誤了。

金松 你這是怎麼說話哪？

莫稽 請問老丈上姓？

金松 小老兒姓金。

莫稽 請問老丈的大名？

金松 單名一個松字。

莫稽 噢，金松老丈，失敬了。

金松 豈敢。

莫稽 做何生理？

金 松 我是本城一个团头。

莫 稽 什么叫做团头哇？

金 松 我是专管要饭的花子头儿，就是个杆儿上的。

莫 稽 噢老丈你是个杆儿上的。方才与我取豆汁的那位小姑娘，她是你的什么人哪？

金 松 您問的那位小姑娘。相公，是我跟前的。

莫 稽 原来是令媛。

金 松 不敢当。

莫 稽 她今年多大年岁了？

金 松 她今年十六岁了。

莫 稽 噢！一十六岁。請問令媛芳名，是哪几个字呀？

金 松 她叫金玉奴。

莫 稽 啊老丈，可是金銀之金，碧玉之玉，奴家之奴哇。（說时以手划左掌写出来問金松。）

金 松 正是。

莫 稽 好个响亮的名字哟！（舔去手心虛划之字。）

金 松 你怎么把它吃在肚子里啦？

莫 稽 吃在肚內記在心头，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金 松 原来是个書呆子。小老儿告便。

莫 稽 請便。

金 松 哎呀慢着！我看莫稽，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丫头也老大不小的啦，刚才他話言話語的也有点意思，倒不如成全他們做个小俩口，把莫稽做个儿婿两当，待我百年之后，也好抓把土把我埋了，可是

这个話我怎么跟人家說呢。噯，圓臉拉成長臉，我就这么办了。(向莫稽)方才我跟前那个小姑娘您看見啦。

莫 稽 看見了。

金 松 她叫金玉奴。

莫 稽 她叫金玉奴。

金 松 她今年十六岁啦。

莫 稽 她今年十六岁了。

金 松 我看相公有人才文有文才，我打算……

莫 稽 你打算？……

金 松 我打算……

莫 稽 你到底打算怎样呀？

金 松 我到底打算要娶你！

莫 稽 噯！取笑了。

金 松 你別挤兌我成不成？

莫 稽 老丈請講。

金 松 你听我說呀，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我們爷儿俩都是热心腸的人……

莫 稽 是呀，你父女心地善良，日后老丈一定是子孙滿堂。

金 松 我老婆子早死了，打哪有儿子呢，眼下我就缺个儿子。

莫 稽 噢，我明白了！老丈是我活命之人，恩同再造，如不嫌棄情愿拜在名下做个义子。

金 松 不敢当。虽然是干儿子，可总还不大太亲近，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欲言又止咳嗽）要是再近一层大家变成一家人多好呀！

莫 稽 噢——那你不得了了我的岳父了么。

金 松 噢，那就对了！你想想要做个子婿两当，你也有了安身之处，我女儿也有了人家，我也有了儿子，三全其美你看怎么样？

莫 稽 （独白）哎呀且住！想我莫稽饕餮秀士，岂能要这丐头之女……在这无可奈何之下，暂且应允日后再作道理……（向金松）啊老丈，应允倒可应允，只是我一贫如洗无有聘礼呀。

金 松 哎，咱们是爱好作亲，讲什么聘礼不聘礼的，你会说大话吗？

莫 稽 说大话我会呀。

金 松 这不结了嘛，说两句大话，咱们成样成样就得

了。

莫 稽 好好，岳父老大人，小婿预备下了。

金 松 预备下什么了？

莫 稽 珍珠凤冠一顶。

金 松 是要戴的。

莫 稽 霞帔一件。

金 松 正要穿的。

莫 稽 彩缎百端。

金 松 太多了。